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一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德生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鈺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文樞

謄錄監生<sub>臣</sub>毛世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八

起屠維大荒落九月盡重光  
協洽辛二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

天曆二年九月乙卯朔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為大承天  
護聖寺永業辛酉詔凡往明宗所送寶官吏越次超  
升者皆從黜降丁卯帝至自上都戊辰勅翰林國

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米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  
為經世大典 勅使者頒詔赦率日行三百餘里既受  
命逗遛三日及所至飲宴稽期者治罪取賂者以枉法  
論 辛未監察御史劾奏知樞密院事達實特穆爾阿  
附道拉實又與王禪舉兵犯關今既待以不死而又付  
之兵柄事非便詔罷之 癸酉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  
官朝賀 特們德爾諸子索珠等明宗嘗勅流於遠方  
雅克特穆爾言索珠天厯初有勞于國請各遣還田里從

之 甲戌命江浙行省明年漕運糧二百八十萬石赴  
京師 乙亥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  
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度  
之時也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  
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  
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  
矣帝嘉納之 論額森鵬以不忠不敬伏誅 癸未建  
顏子廟于曲阜所居陋巷 時方建龍翔集慶寺命鄂

允趙延安督工臺臣監造南臺御史蓋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祖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慰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

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免  
臺臣監役 關中大饑帝問奎章侍書學士虞集何以  
救之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  
怨譴興焉不幸大災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  
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  
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  
限畝畝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  
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

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正截然有  
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  
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  
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寢其議帝以關  
中大旱民饑相食特拜張養浩為陝西行臺御史中丞  
初養浩以父老棄官歸養屢徵不赴及聞陝西中丞之  
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  
則賑之道經華山禱雨於嶽祠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



木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  
昏即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  
得民大困養浩乃檢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  
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  
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記出糴詣庫驗數以易之於  
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  
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以濟  
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

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中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冬十月辛卯雅克特穆爾率羣臣請上尊號不許 籍四川囊嘉特家產其黨楊靜等皆奪爵杖一百七籍其家流遼東 丙申上大行皇帝尊號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國語曰護都篤皇帝 己亥加封天妃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賜廟額曰靈慈遣使致祭 申飭都水監河防之禁 辛丑敕諸王

公官府寺觀撥賜田租除魯國大長公主聽遣人徵收  
外其餘悉輸於官給鈔酬其直 壬寅大寧路地震

癸卯監察御史劾奏張思明在仁宗朝阿附權臣特們  
德爾間諜兩宮仁宗灼見其姦既行黜降及英宗朝特  
們德爾再相復援為左丞稔惡不悛竟以罪廢今又冒  
居是官宜從黜罷詔從之 庚戌罷大承天護聖寺工

役囚在獄三年疑不能決者釋之民間拖欠官錢無可  
追徵者盡行蠲免 十一月乙卯受佛戒于帝師作佛

事六十日 己巳命中書左丞趙世安提調國子監學

乙卯翰林國史院臣言纂修英宗實錄請具道拉實  
款狀付史館從之 高麗國王王燾久病不能朝請命  
其子楨襲位 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頃賜大龍翔集慶  
寺及大宗禧萬壽寺 壬午詔豫王阿喇特納實哩鎮  
雲南 十二月甲申以西僧年扎克策喇實為帝師帝師  
至帝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  
為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

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  
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悚然 詔僧尼徭  
役一切無有所與 丙戌詔百官一品至三品先言朝  
政得失一事四品以下悉聽敷陳仍命趙世安鄂允輯  
錄所上章疏善者即議舉行 追封雅克特穆爾曾祖巴  
圖察為溧陽王祖圖圖爾哈為昇王父崇烏魯為揚王

乙未改封前鎮南王特穆爾巴哈為宣讓王初鎮南王  
托巴哈薨子博羅巴哈幼命特穆爾巴哈襲其爵博羅

巴哈既長特穆爾巴哈請以王爵歸之乃特封宣讓王以示褒寵 詔諭廷臣曰皇姑魯國大長公主蚤寡守節不從諸叔繼尚鞠育遺孤其子襲王爵女配予一人朕思庶民若是者猶當旌表况在懿親乎趙世延虞集等可議封號以聞 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聽復為僧 戊戌加謚漢長沙王吳芮為長沙文惠王 壬寅命江浙行省印佛經二十七藏 丁未造至元

鈔四十五萬錠中統錠五萬錠 是歲中書平章政事

薩哩特穆爾出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黃河清有司  
以為瑞請聞於朝薩哩特穆爾曰吾知為臣忠為子孝  
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歲大饑薩哩特穆爾  
議賑之其屬以為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然後以聞  
薩哩特穆爾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  
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怨於朝廷  
吾不為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帝嘉之賜龍

衣上尊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

諱圖卜特穆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母曰文獻昭聖皇后

唐古氏大德八年春正月癸亥生至治元年出居海南泰定元年召還京師封懷王

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

大典事

甲子雅克特穆爾巴延並辭丞相職不允仍命

鄂允趙世安慰諭之

丁卯雲南諸王圖卜堅及萬戶布

呼阿珠色勒等叛攻中慶路陷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

實都等迫令署諸文牘

辛未中書省臣言科舉會試



日期舊制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近歲改為十一十三十五請依舊制從之 壬申衡陽徯為寇劫掠湘鄉州

丁丑追封三保努為郢城王謚榮敏 趙世延請致

仕不允 庚辰陞羣玉署為羣玉內司秩正三品仍隸

奎章閣學士院以禮部尚書庫庫兼監羣玉內司事庫

庫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

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

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

之嘗以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  
國制大樂諸坊咸隸禮部遇公讌衆伎畢陳庫庫視之  
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 二月壬午朔以趙世安為御  
史中丞史惟良為中書左丞 癸未籍張珪子五人家  
貲 丁亥命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官江南  
萬石者官正七品陝西千五百石河南二千石江南五  
千石者從七品其餘品級有差四川富民有能輸粟赴  
江陵者依河南例其不願仕乞封父母者聽僧道輸已

粟者加以師號 己丑圖卜堅布呼等攻陷仁德府至馬  
龍州調八番元帥旺扎勒將八番達喇罕軍千人順元土  
軍五百人禦之 庚寅以修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  
奎章閣學士阿琳特穆爾呼圖克都哩默色等譯國所  
紀典章為漢語纂修則趙世延虞集等而雅克特穆爾如  
國史例監修 閏月辛卯朔賜雅克特穆爾給驛璽書以  
徵其食邑租賦 奎章閣學士呼圖克都哩默色薩迪  
虞集辭職詔諭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

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  
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  
宜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  
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宜推所學以稱  
朕意其勿復辭圖卜堅布呼等攻晉寧州圖卜堅自立為  
雲南王布呼為丞相阿珠呼圖克等為平章等官立城  
柵焚倉庫以拒命 乙未中書省言江浙民饑今歲海  
運為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 丁酉帝

及皇后皇子阿喇特納達喇並受佛戒己亥命明宗皇子受佛戒 監察御史言中書平章多爾實職任台衡不思報効銓選之際紊亂綱紀貪污著聞恬不知恥黜罷為宜從之 甲辰流王禪之子于吉陽軍 乙巳封明宗皇子額琳沁班為廊王 丙午命中尚卿碩裕實以兵討雲南 御史臺臣言欽察台天歷初在上都嘗與庫庫楚等謀執道拉實事泄同謀者皆死欽察台以出征獲免頃臺臣疑而劾之不稱事情宜雪其枉制

可 帝以雅克特穆爾有大勲勞于王室既追封其三世  
又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于北郊以昭其功猶  
謂未足以報也命獨為丞相以尊異之丁未以巴延知  
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諭中書曰昔在世  
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政有所統今  
雅克特穆爾為右丞相巴延既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  
復置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  
雅克特穆爾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諸司敢

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 戊申中書省臣言舊制正旦  
天壽節內外諸司各有贊獻頃者罷之今江浙省臣言  
聖恩公溥覆幬無疆而臣等殊無補報凡遇慶禮進表  
稱賀請如舊制為宜從之 徵處士瞻思為應奉翰林  
文字賜對奎章閣帝問有所著述否瞻思進所著帝王  
心法帝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乃命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而思堅以母老辭遂賜  
幣遣之 庚戌命市故瀛國公趙鼎田為龍翔集慶寺

永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為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 三月乖西觴蠻三千人入松梨山燒沿邊軍營堡 戊午封皇子阿喇特納達喇為燕王立宮相府總其府事雅克特穆爾領之 廷試進士賜篤烈圖王文燧等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虞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 命彰德路歲祭姜里



周文王祠 以河南行省平章奇珠為雲南行省平章  
八番順元宣慰使特穆爾巴哈為雲南行省左丞從豫  
王由八番道討雲南 己巳議明宗升祔序於英宗之  
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例 辛未諸王伊遜岱部七百  
餘人入元山縣掠民財產遣樞密院宗正府官往捕之  
壬申祔明宗神主于太廟 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  
作佛事于仁智殿自是始至十二月終罷 癸未中  
書省臣言各宮分及宿衛士歲賜錢幣舊額萬人去歲

增四千人過者增數益廣請依舊額為宜詔阿布哈雅  
裁省以聞 壬辰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頃賜大承  
天護聖寺為永業 辛丑明宗皇后班布爾實崩皇后鴻  
吉哩氏與宦者拜珠謀殺之也 壬寅括益都般陽寧  
海閒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為永業  
烏蒙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司官吏降於布呼羅羅  
諸蠻俱叛與布呼相應平章特穆爾巴哈為其所害祿  
余以蠻兵七百餘人拒烏撒順元界立關固守重慶五

路萬戶軍至雲南境值羅羅蠻萬餘人遇害千戶祝天  
祥等引餘衆遁還戊申詔江浙河南江西三省調兵二  
萬命諸王允圖斯特穆爾及樞密判官洪浹將之與湖  
廣行省平章托歡會兵討雲南 五月戊午帝御大明  
殿雅克特穆爾率文武百官僧道耆老奉玉冊玉寶上尊  
號曰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順  
丁卯翰林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成 戊辰帝如上都  
將立燕王阿剌特納達剌為皇太子乃以托歡特穆爾

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琳特穆爾奎章閣學士呼圖魯篤默實書其事於托布齊延名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是月以浙東宣慰使陳天祐湖廣參知政事樊楫死于王事贈封特加一級龍興張仁妻鄒氏奉元李郁妻崔氏以志節汴梁尹華以孝行皆旌其門六月辛巳朔雅克特穆爾言嚮有旨惟許臣及巴延兼領三職今趙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世延引疾以

辭帝曰朕重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視事中書果病無預銓選可也 丙申黃河溢大名路之屬縣沒民田五百八十餘頃 庚子知樞密院事庫薩拜托克托穆爾及通政使濟爾哈朗等十人以雅克特穆爾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伊德默色托迷以變告雅克特穆爾即率欽察軍掩捕按問並棄市籍其家 乙巳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合烏蒙蠻兵萬人攻建昌縣雲南行省右丞伊埒特穆爾拒之斬首四百餘級四川軍亦敗撒加伯于蘆古驛 秋

七月己未通渭山崩壓民舍 辛酉以江西建昌萬戶  
府軍戍廣海者一歲更役往來勞苦詔仍至元舊制二  
歲一更 乙丑調諸衛卒築鄴州柳林海子堤堰 庚  
午中書省臣言近歲帑廩虛空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  
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與  
樞密院御史臺各怯薛官同加汰減從之 丁丑特們  
德爾子將作使索珠與其弟觀音努姊夫太醫使額哩  
葉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咒詛事覺詔中書鞠之事連

前刑部尚書烏瑪喇前御史大夫博囉上都留守瑪喇  
及額哩葉忒阿納錫穆斯等俱伏誅 雲南圖卜堅布呼

等勢愈猖獗烏撒祿余亦乘勢連約烏蒙東川芒部諸  
蠻欲令布呼弟巴延順等兵攻順元樞密臣以聞詔即  
遣使督豫王阿喇特納實哩及行樞密院四川雲南行  
省亟會諸軍分道進討以烏蒙烏撒及羅羅斯地接西  
番與碉門安撫司相為唇齒命宣政院督所屬軍民嚴  
加守備又命鞏昌都總帥府調兵千人戍四川 永平

龍遵以孝行福州王薦以隱逸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  
成高氏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以志節  
順德馬奔妻胡閨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  
以夫死自縊並旌其門 閏月癸未監察御史葛明誠  
言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年踰七十志慮耗衰固位苟  
容無補於事請斥歸田里臺臣以聞詔中書議之雅克  
特穆爾言世延向自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  
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



翰林奎章之職雲南芒部路九村夷人阿幹阿里詣  
四川行省自陳本路舊隸四川今土官撒加伯與雲南  
連叛願備糧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軍進征事聞詔嘉  
其去逆效順厚慰諭之癸巳行樞密院言征戍雲南  
軍士二人逃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戰陣而逃死宜  
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  
之安南國王陳益稷以天曆二年卒于漢陽府丁酉  
制贈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王爵如故謚

忠懿 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為啓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啓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聖公曾子邠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陋土官阿刺里州土官阿答以兵八千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兵一千七百人令萬戶周戡統領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邦 廣西徭于國安寇修仁荔浦

等縣廣西元帥府發兵捕之賊衆潰走生擒國安是  
月江南大水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餘頃民饑者  
四十餘萬戶冠州郁世復大都趙祥及弟英以孝行  
旌其門八月辛亥雲南伊埒特穆爾以兵屯建昌執  
羅羅斯把事曹通斬之雅克特穆爾出西道田獵未至  
丁巳詔以機務至重遣使趣召之己未帝至自上都  
有言蔚州廣靈縣地產銀者詔中書太禧院遣人泣  
其事歲所得銀歸大承天護聖寺辛酉以世祖是月

生命帝師率僧百七十人作佛事七日 御臣臺臣請立燕王為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非裕宗為燕王時比俟雅克特穆爾至共議之 壬申詔興舉蒙古字學中

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言臣等比奉旨裁省衛士今定大內四宿衛之士每宿衛不過四百人累朝宿衛之士各不過二百人鷹坊萬四千四十二人當減者四千人內養九百九十人四集賽當留者各百人累朝舊邸宮分養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留者千一百二十人媵臣

怯憐口共萬人當留者六千人其汰去者斥歸本部著籍應役自裁省之後各宿衛復有容厯漢南高麗人及奴隸濫充者集賽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沒家貲之半以籍入之半為告者賞仍令監察御史察之制可 九月庚辰罷入粟補官例

大寧路地震 甲申命藝文監以雅克特穆爾世家刻板行之 監察御史葛明誠劾奏遼陽行省平章哈喇特穆爾嘗坐贓被杖罪今復任以宰執控制東藩亦足見

國家名爵之濫黜罷為宜從之

己丑監察御史多羅

台王文若言嶺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時太師  
伊徹察爾為右丞相太傅達喇罕為左丞相保安邊境  
朝廷遂無北顧之憂今乃命哈巴爾圖為平章政事其  
人無正大之譽有鄙俚之稱錢穀甲兵之事懵無所知  
豈能昭宣皇猷贊襄國政且以伊徹察爾輩居於前而  
以斯人繼其後賢不肖固不待辯而明理宜黜罷制曰  
可 癸巳白虹貫日 置麓川路軍民總管府復立總

管府于哈喇和卓 乙未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真  
君 御史臺臣劾奏前中書平章蘓蘓叨居台鼎專肆  
貪淫兩經杖斷一百七方議流竄幸蒙恩宥量徙湖廣  
不復畏法自守而乃携妻娶妾濫汙百端况湖廣乃屯  
兵重鎮豈宜居此乞屏之遠裔以示至公詔永竄雷州  
湖廣行省遣人械送其所 己亥以平江等處官田五  
百頃賜魯國大長公主 敕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  
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丁未敕有司繕治南郊齋宮

辰州萬戶圖格哩巴哈母舒穆魯氏以志節漳州龍溪  
縣陳必達以孝行並旌其門 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  
裘衮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  
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乙丑廣西  
徭寇橫州及永淳縣敕廣西元帥府率兵捕之 壬申  
御史臺臣言内外官吏令家人受財以其干名犯義罪  
止杖四十七解任今貪汙者緣此犯法愈多請依十二  
章計贓多寡論罪從之 乙亥賜伯夷叔齊廟額曰聖



清歲春秋祀以少牢 遣使趣四川雲南行省兵進討  
於是四川行省平章達實引兵由永寧左丞博囉引兵  
由青山芒部並進陳兵周泥驛及祿余等戰殺蠻兵三  
百餘人祿余衆潰即奪其關隘以導順元諸軍時雲南  
行省平章奇珠等俱失期不至 十一月辛巳御史臺  
臣言陝西行省左丞克埒坐受人僮奴一人及鸚鵡請  
論如律詔曰位至宰輔食國厚祿猶受人生口理宜罪  
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賊失於太苛其從重者議罪今

今凡饋禽獸者勿以贓論著為令 丙戌羅羅斯撒加  
伯烏撒阿答等合諸蠻萬五千人攻建昌伊埒特穆爾  
等引兵追戰于木托山下敗之斬首五百餘級 廣西  
廉訪司言今討叛徭各行省官將兵二萬人皆屯駐靜  
江遷延不進曠日持久恐失事機詔遣使趣之 知樞  
密院事伊布琳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無貧乏帝  
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為出朕豈以鷹坊失所重  
困吾民哉不從 辛丑徵河南行省民間自實田土糧

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代輸 十二月己酉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之下 國子生積分及等者省臺集賢院奎章閣官同考試中式者以等第試官不中者復入學肄業 監察御史秦起宗劾中丞華善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辨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華善無以正國法華善乃伏辜帝曰為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辛亥立燕王

阿喇特納實喇為皇太子詔天下 甲寅監察御史言

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耆舊老臣如王顯姚  
燧蕭輿等為之師保賓客今皇太子仁孝聰睿出自天  
成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正者俾之輔導於左右  
以宏養正之功實宗社生民之福也帝嘉納其言 戊  
午以十月郊祀禮成御大明殿受文武百官朝賀大赦  
天下 癸酉詔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凡立營司境  
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鼈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

罪甲戌勅各行省凡遇邊防有警許令便宜發兵事  
緩則驛聞清江范梈家貧早孤克自樹立居則固窮  
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人罕有  
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公卿間中丞董士選  
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修官秩滿擢海南海  
北道廉訪使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  
教民雪理冤滯者甚衆遷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  
文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

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故里是歲卒梈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亨父梈字也及卒為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奎章閣初開首擢翰林應奉揭傒斯為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弟帝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問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

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  
僊斯富州人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  
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  
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  
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于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  
中書因僊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

二年春正月己卯御製奎章閣記 行樞密院使薩哩  
特穆爾等言十一月仁德府權達嚕噶齊庫珠糾集兵

衆以討雲南首敗布呼賊兵於馬龍州以是月十一日  
殺布呼弟巴衍獻馘於豫王十三日戰于馬金山獲布  
呼及其弟巴延察爾其黨伯巴哈等十餘人誅之餘兵  
皆潰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有旨趣進兵討之 庚寅住  
持大承天護聖寺僧寶峯加司徒 丁亥以壽安山英

宗所建寺未成詔中書省給鈔十萬錠供其費仍命雅  
克特穆爾薩徹等總督其工役 戊子造歲額鈔本至元  
鈔八十九萬五十錠中統鈔五千錠 命興和路建雅



克特穆爾鷹棚 辛卯皇太子阿喇特納實喇薨壬辰命

宮相法里及給事者五十八人護靈輦北柩葬于山陵

仍命法里等守之 御史臺臣劾奏福建宣慰副使哈

濟前為廣東廉訪副使貪汙狼籍宜罷黜從之 甲辰

建孔子廟于後衛 乙巳封蒙古巫者所奉神為靈感

昭應護國忠順王號其廟曰靈祐 鎮西武靖王綽斯

巴豫王阿喇特納實喇及行省行院官同討雲南兵十

餘萬以去年十一月綽斯巴師次羅羅斯期伊埒特穆

爾會于曲靖馬龍等州伊埒特穆爾倍道兼進奪金沙江十二月十七日大軍擊敗阿固兵阿固偽降明日率兵來襲我營綽斯巴等又擊敗之阿固竄走大軍直趣中慶遇賊于安寧州再戰大敗之二十八日阿固來逆戰遂就擒斬于軍前三十日將抵中慶賊兵七千猶拒戰于伽橋古壁口伊埒特穆爾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與戰大捷遂復行省治諸軍皆會駐于城中分兵追捕殘賊于嵩明州樞密院臣以捷聞詔總兵官量度

緩急從宜區處行樞密院使薩哩特穆爾治軍有紀律  
所過秋毫無犯賊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囊裝  
惟巾櫛而已 二月戊申立廣教總管府以掌僧尼之  
政凡十六所秩正三品府設達魯噶齊總管同知府事  
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以聞總管則僧為  
之 四川行省招諭懷德府驢谷什同等四洞及生蠻  
十二洞皆內附詔陞懷德府為宣撫司以鎮之諸洞各  
設長官司及巡檢司且命各還所掠生口 湖廣參政

薩哩特穆爾與蘓蘓巴勒丹俱坐出怨言刑部鞠實薩哩  
特穆爾巴勒丹當杖一百七蘓蘓處死會赦並流荒僻州  
郡仍命籍其家蘓蘓禁錮終身 己酉白虹貫日 樞  
密院臣言薩哩特穆爾博囉以正月戊寅敗烏撒蠻兵  
射中祿余降其民烏蒙東川易良州蠻兵夷獠等俱款  
附綽斯巴等駐中慶復行省事又言澂江路蠻官邵容  
報賊固喇呼及圖卜堅之弟畢喇都默色等偽降于豫王  
而反圍之至易龍驛固喇呼等掩襲官軍四川平章達

楚頓兵不進平章奇珠妻子孳畜為賊所掠謀知圖上堅  
方修城堡布兵拒守無出降意詔速進兵討之 辛亥  
建雅克特穆爾居第于興聖宮之西南詔薩迪及留守司  
董其役 乙卯雲南統兵官來報捷諸蠻悉降唯祿余  
追捕未獲 庚午創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修上  
都洪禧崇壽等殿 諸王薩特圖斯格坐妄言不道詔  
安置薩特圖廣州斯格雷州 三月辛巳御史臺臣劾  
奏燕南廉訪使布綽爾前為閩海廉訪使受賊累萬雖

過赦原乞追奪制命籍沒流竄詔如所言仍暴其罪示天下 甲申繪皇太子真容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鞠宦官拜珠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進以酥拭其眼鼻又為禳呪杖一百七斤出京城 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 丙戌雨土霾 司

徒香山言陶弘景胡茄曲有肩康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適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集賢奎章禮部雜議之翰

林諸臣議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  
云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  
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偶合之文  
以為符瑞乃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  
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  
隆正統於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  
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識之端非所以定民志  
事遂寢戊子以西僧休尼特巴達喇板迪為三藏國

師賜金印 以龍慶州之流杯園池水磴上田賜雅克特  
穆爾 癸巳召亳州太清宮道士馬道逸汴梁朝天宮  
道士李若訥河南嵩山道士趙亦然各率其徒赴闕修  
普天大醮 豫王阿喇特納實亦然鎮西武靖王綽斯巴  
等擒雲南諸賊及其將校悉斬之磔尸以徇 癸卯中  
書省臣言嘉興平江松江江陰蘆場蕩山沙塗沙田之  
籍於官者嘗賜他人今請改賜雅克特穆爾有旨雅克特穆  
爾非他臣比其令所在有司如數給付 夏四月丙午



朔全寧民王托歡獻銀鑛詔設銀場提舉司隸中政院  
命西僧於五臺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為皇太子  
古納達喇祈福 戊申皇姑魯國大長公主薨 以宮  
中高麗女子布延特勒賜雅克特穆爾高麗國王請割國  
中田為資送詔遣使往受之 發衛卒三千助大承天  
護聖寺工役 庚戌詔建雅克特穆爾生祠于紅橋南樹  
碑以紀其勲 真定武陟月地震逾月不止 戊午命  
興和建屋居海青上都建屋居鷹鵠 庚申寧國路涇

縣張道殺人為盜道弟吉從而不加功居囚七年不決  
吉母老無他子孫中書省臣以聞勅免死杖而黜之俾  
養其母 辛酉御史臺臣言儲政使哈薩爾巴哈侍陛  
下潛邸時受馬七十九疋又盜用官庫物天歷初領兵  
盧溝橋迎敵即逃擅閉城門驚惑民庶度支卿納哈楚  
魯匿官馬又矯增制命又受諸王幹朗七寶帶一鈔百  
六十錠臣等議其罪宜杖一百七除名斥還鄉里從之  
壬戌樞密院臣言雲南已平鎮西武靖王綽斯巴奏

諸種人叛者雖已略定其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無  
反側請留荆王伊蘓伊布肯及諸王索諾等各領所部  
屯駐一二歲以示威重從之仍命豫王分兵共守一歲  
以鎮輯之餘軍皆遣還所部統兵官召赴闕 甲子詔  
故尚書省丞相托克托可視三保努例以所籍家貲還其  
家 御史臺臣言同僉中政院事殷仲容奸貪邪佞冒  
哀居官詔黜之 戊辰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  
翰林國史院取托布齊延一書以紀太祖已來事蹟詔

以命翰林學士承旨雅巴哈達實哈雅雅巴哈言托布齊延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

詔以泥金輝和爾書無量壽佛經千部 衡州路比

歲旱蝗仍大水民食草木殆盡又疫癘者十九壬申湖南道宣慰司請賑糧萬石從之 五月甲午以平江官

田五百頃立稻田提舉司隸官相都總管府 乙未纂

修皇朝經世大典成 詔以泥金書佛經一藏 丙申

帝如上都勅在京百司日集公署自晨及暮毋廢事戊

戊次紅橋臨視雅克特穆爾生祠 辛丑大白經天 六

月乙巳朔監察御史韓元善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  
國學生僅四百員又復分辨蒙古色目漢人之額請凡  
蒙古色目漢人不限員額皆得入學又監察御史陳守  
中言凡仕者親老別無侍丁奉養請不限地方名次從  
優附近遷調庶廣忠孝之道皆不報 乙卯監察御史  
陳良劾浙東廉訪使托克托齊延阿附權奸道拉實其生  
母何氏本父之妾而兄娶之欺誑朝廷封溫國夫人請

黜罷憲職追還贈恩從之 癸亥詔諸官吏在職役或  
守代未任為人行賕闖說其有所取者官如十二章論  
賊吏罷不叙終其身雖無所取而訟起滅由己者罪加  
常人一等 雲南出征軍悉還烏撒羅羅蠻復殺戍軍  
黃海潮等薩嘉拜又殺掠良民為亂丙寅命雲南行省  
院凡境上諸關戍兵未可輕撤宜俟緩急以制其變

秋七月辛巳濟爾哈達爾坐罪當流遠以騰吉斯舅氏  
故釋之 壬午監察御史張益等言四川行省平章欽

察台為人反覆不可信任今雲南未平與蜀接境宜削  
官遠竄詔奪其制命金符同事努禁錮于廣東 乙酉  
命西僧于萬歲山憫忠閣作佛事起八月八日至車駕  
還大都日止 丁亥海南黎賊作亂詔江西湖廣兩省  
合兵捕之 乙未立閔子書院于濟南 庚子廣西徭  
賊平 癸卯知行樞密院事薩哩特穆爾以兵討叛蠻  
鎖力哈迷失戮其黨七百餘人 大寧和衆縣何千妻  
巴圖賽爾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門 八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 賜上都孔子廟碑 辛亥帝至自上都 甲寅

命宣課提舉司毋收雅克特穆爾邸舍商貨稅 江浙水

壞田四十八萬八千餘頃 詔皇子固喇達納出居雅

克特穆爾家 九月癸酉朔市阿魯輝薩哩宅命雅克特穆

爾奉皇子固喇達納居之 乙亥命留守司發軍士築

駐蹕臺于大承天護聖寺東 御史臺臣劾奏四川行

省參政馬鏐發糧六千石餉雲南軍中道輒還預借俸

鈔一十九錠以娶妾又詬罵平章汪壽昌罪雖蒙宥難



任宰輔帝曰綱常之理尊卑之分惜無所知其何以居上而臨下亟罷之 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率十九洞黎

蠻二萬餘人作亂命調廣東福建兵隸湖廣左丞伊喇斯努統領討捕 庚辰御史臺臣大聖壽萬安寺壇主

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壇主之職從

之 湖州安吉縣久雨太湖溢漂民居二千八百九十

戶溺死男女百五十七人命江浙行省賑恤之 丁亥

御史臺臣言江西行省參政李允中乃故內侍李邦寧

養子器質庸下誤叨重選宜黜罷從之 御史臺臣劾

太禧宗裡使圖圖淫侈不潔不可以奉明裡又奎章閣

監書博士柯九思性非純良行極矯謫挾其末技趨附

權門請罷黜之 雲南祿余復叛殺烏撒宣慰使裕魯

東川路總管府判官嘉輝迪等二十餘人率兵擊羅羅

斯冠順元路丁酉雲南行省遣都事納哈鎮撫欒智等

奉詔往諭祿余反授以參政制命至撒家關祿余拒不

受俄而賊大至納哈因與力戰賊乃退及晚烏撒兵入

順元境左丞特穆爾巴哈禦賊納哈復就陣宣詔招之  
遂遇害特穆爾巴哈等歛兵還 冬十月己酉為皇子  
固喇達納作佛事釋在京囚死罪者二人杖罪者四十  
七人 癸丑幸大承天護聖寺 蒙古都元帥奇哩引  
兵擊阿固賊黨于靖江路海中山為雲梯登山破其柵  
殺賊五百餘人圖卜堅之弟畢喇圖固勒實舉家赴海死  
又獲圖卜堅第二人子三人誅之 戊午詔還平江路大  
玉清昭應宮田百頃官勿徵其租 吳江州大風雨太

湖溢漂沒廬舍孳畜千九百七十家辛酉命江浙行省  
給鈔千五百錠賑之 丙寅雅克特穆爾取犂牛五千于

西域來獻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雲南行省言

伊奇布色之地所牧國馬歲給鹽以每月上寅日啖之  
則馬健無病比因布呼叛亂雲南鹽不可到馬多病死

詔令四川行省以鹽給之 乙亥李彥通蕭卜朗吉達等

謀反伏誅 癸未詔養雅克特穆爾之子達喇罕為子賜

居第及所籍李彥通貲產 隆祥司使輝呼爾巴哈言

海南所建大興龍普時寺工費浩穰黎人不勝其擾以  
故為亂詔湖廣行省臣伊魯巴哈及宣慰宣撫二司領  
其役仍命廉訪司泣之 十二月戊申陝西行臺御史  
勒古伯高坦等劾奏本臺御史陳良恃勢肆毒徇私破  
法請罷職籍贓還歸田里有旨雖會赦其准風憲例追  
奪勅命餘如所奏 以黃金符鑄文曰翊忠徇義迪節  
同勲賜西域親軍副都指揮使欽察以旌其天厯初紅  
橋戰功 壬子復命諸王呼喇楚還鎮雲南 癸丑河

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嘉努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禮部刑部及翰林集賢奎章

閣議之 癸亥雨水永 是歲以集賢大學士岳柱為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  
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  
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  
傷本以歛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雅克特  
穆爾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坐告者罪以  
其事聞帝嘉之特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民張思進  
等嘯聚二千餘衆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司請發兵捕

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以為民害邪不可宰執皆失色憲司亦以興兵不便為言岳柱終持不可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賊曰致我為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有異心哉諭其衆皆使復業一方以寧岳柱阿魯輝薩哩之子也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有四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



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

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  
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  
從權遂著為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  
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  
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縑綺旌之思謙祐之孫也 帝  
命奎章閣命取國史閣之左右昇匱以往國史院長貳  
無敢言編修呂思誠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  
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乃止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九

起玄默浞灘正月盡疆圉  
赤奮若十二月凡六年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

至順三年春正月癸酉命高麗國王王燾仍為高麗國  
王賜金印初燾有疾命其子楨襲王爵至是燾疾愈故  
復位己卯罷諸建造工役惟城郭河渠道路橋梁倉

庫勿禁 廣西羅韋里叛寇馬武沖等攻陷那馬達等  
砦命廣西宣慰使嚴軍禦之 伊勒徹喇冒請衛士芻  
粟當坐罪雅克特穆爾請釋之 壬午封孔子妻鄆國夫  
人卍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丁亥監察御史  
劾奏學士承旨阿哈其兄額哩葉坐誅當罷從之 戊  
子萬安軍黎賊王奴羅等集衆五萬人寇陵水縣 己  
丑四川行省言去年九月左丞特穆爾巴哈與祿余賊  
兵戰被創賊遂侵境乞調重慶叙州兵二千五百人往

救之順元宣撫司亦言賊列行營為十六所乞調兵分  
道備禦 詔上都留守司為雅克特穆爾建居第 御史  
臺言選除雲南廉訪司官多託故不行今有如是者風  
憲勿復用制可 戊戌山南道廉訪副使圖卜堅棟阿劾  
荆湖北道宣慰使伯烈克圖嘗貸內府鈔威逼部民代  
償不足則以宣慰司公帑鈔償之又副使呂具以修治  
沿江隄岸縱家奴倍歛民財二人罪雖遇赦宜從黜退  
從之 庚子夔路忠信寨洞主阿具什用合洞蠻八百

餘人寇施州 二月戊申雲南行省言會通州土官阿  
賽及河西阿勒等與羅羅賊等千五百人寇會川路之  
卜龍村又祿余將引兵與芒部合寇羅羅斯截大渡河  
金沙江以攻東川會通等州臣等敢奉先所降詔書招  
諭之不奉命則從宜進軍制可 己酉祿余言於四川  
行省曰自父祖世為烏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無異  
心曩為布呼誘脅比聞朝廷招諭而今期限已過乞再  
降詔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乞改屬四川省隸永寧



路冀得休息四川行省以聞詔中書樞密御史諸大臣  
雜議之 辛酉雅克特穆爾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  
學士院事 己巳詔修曲阜先聖廟 邛州有二井宋  
舊名曰金鳳茅池天厯初九月地震鹽水湧溢州民侯  
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詔四川轉運鹽司主之  
三月庚午朔中書省臣言凡遠戍軍官死而歸葬者  
宜視民官例給道里之費又四川驛戶比以軍興消乏  
宜遣官同行省量濟之制可 雅克特穆爾言平江松江

澱山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  
總田者死頗為人占耕今臣願增糧為萬石入官令人  
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從之 洛水溢 己丑

復立功德使司 癸巳皇子固喇達納更名雅克特固斯

夏四月戊申大寧路地震 戊午以作佛事祈福釋

御史臺所囚定興劉縣尹及刑部囚二十六人 國師

筆朗納實哩與安西王子裕魯特穆爾等謀為不軌伏

誅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

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 命有司為  
巴延建生祠立紀功碑于涿州仍別建祠立碑于汴梁  
戊辰免雲南行省田租三年 前中書右丞相太傅  
巴達斯卒巴達斯為人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其歿也貧  
無以為歛人皆歎其廉詔贈太師追封威平王 五月  
甲戌薩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明宗往復奏容  
其餘訓勅辭命及雅克特穆爾等宣力效忠之績命多萊  
續為蒙古托布齊延一書置之奎章閣從之 戊寅幸

大承天護聖寺 京師地震有聲 庚寅帝如上都

壬辰太常博士王瓚言各處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  
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  
其非祀典之神今後不許加封制可 丁酉白虹並日

出長竟天 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母  
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充國夫人謚貞素  
汴梁之睢州陳氏開封之蘭陽封丘諸縣河水溢

滹沱河決沒河間清州等處屯田四十三頃 六月己

酉以御史中丞趙世延為中書左丞 乙丑禁諸卜筮  
陰陽人毋出入諸王公大臣家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蘇天爵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  
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  
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  
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  
夜篝燈治文書無倦天爵真定人也 秋七月戊辰朔  
調軍士修柳林海子橋道 丁丑湖廣行省言黎賊勢

猖獗乞益兵三千以備調用有旨依前詔促移剌四奴  
尅日進兵 壬午江西行省造螺甸几榻遺雅克特穆爾  
詔賜匠幣帛各一 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 己酉  
帝崩于上都壽二十有九在位五年是日隴西地震

癸丑葬起輦谷 初帝大漸名皇后及皇子雅克特固斯  
丞相雅克特穆爾謂曰昔者輝和義之事為朕平生大錯  
悔之無及雅克特固斯雖為朕子朕甚愛之然今日大位  
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立明宗之子使紹茲

大位則朕見明宗于地下亦可有辭以對矣輝和義者  
明宗自北來飲毒而崩之地也雅克特固斯內懼為之躊  
躇者累日自念輝和義之事已實造謀恐明宗之子立  
而治其罪祕遺詔不發因謂皇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  
玉寶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於是遣使者徵諸王  
會京師中書百司政事咸啓中宮取進止

考吳元史文紀  
但云遺詔立

明宗之子不復詳其語惟元隱士葛祿權衡著庚申外  
史言文宗深悔往事大漸時自吐其實願立明宗之子  
以自贖所謂人之將死其言善也文宗與雅克特穆爾謀  
殺君兄事跡顯然無可疑者雅克特穆爾罪通于天而元

史每多微辭若有傳疑之意殊不可解故特據外史表而出之明宗之子蓋謂鄜王額琳沁巴勒也至元元年七月戊申之詔言文皇有旨傳次於子雅克特穆爾貪利幼弱故舍己而立寧宗而外史亦云遺詔使名托歡特穆爾來登大位與詔書合然文宗先嘗詔告天下以托歡特穆爾非明宗之子矣至是宜肯立之及額琳沁巴勒崩明宗子惟托歡特穆爾在而太后決意迎立雅克特穆爾不得已而從之耳詔書殆未可信今依元史云明宗之子而不著其名

乙卯雅克特穆爾奉中宮旨賜駙馬諸王大臣幣鈔有差 九月辛巳修皇太后儀仗是夜地震有聲

來自北 時大位猶虛而雅克特穆爾禮絕百僚威燄熏灼宗戚諸王無敢言者又久之尚不立君中外頗以為



言雅克特穆爾乃請立皇子雅克特固斯皇后不從命立明  
宗第二子廊王額琳沁巴勒雅克特穆爾不得已乃奉命十  
月庚子廊王即皇帝位于大明殿是為寧宗 辛丑以  
知樞密院事薩敦為御史大夫中書右丞薩迪為中書  
平章政事宣政使庫哩濟蘓為中書左丞中書平章政  
事圖爾哈特穆爾知樞密院事 己酉敕諸王駙馬勲  
舊大臣及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秩正二品百司庶府  
秩至一品者闕門之內得施繩牀以坐餘皆禁之 壬

子定婦人犯私鹽罪著為令 丙寅楚丘縣河堤壞發  
民丁二千三百五十人修之 十二月戊寅尊皇后曰  
皇太后 壬辰帝崩年七歲在位四十三日甲午葬起  
輦谷 時燕南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  
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參議中書省事張起  
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  
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 皇太后  
臨朝雅克特穆爾復與羣臣議立雅克特穆爾太后曰天位

至重吾兒方幼豈能任耶托歡特穆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左丞庫哩濟蘓迎托歡特穆爾于靜江 皇太后在興聖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禮部尚書宋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

順帝

諱托歡特穆爾明宗之長子母哈勒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天歷二年明

宗崩至順元年四月徙帝于高麗明年移于廣西之靜江。庚申外史云羸國公趙鼎初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翅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

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  
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  
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  
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  
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  
求為子并其母以歸今按至順中文宗下詔言  
帝非明宗之子蓋即據此等語然事出傳聞恐  
非其實故不敢列之正文而姑識於此以待考  
焉

元統元年春二月托歡特穆爾北行至良鄉具鹵簿以  
迎之雅克特穆爾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  
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故而托歡特穆爾卒無一語酬

之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寔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追舉前事心志日以替亂會太史亦言托歡特穆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日國事皆決於雅克特穆爾奏皇太后而行之雅克特穆爾自文宗復辟遂秉大權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

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托歡特穆爾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雅克特固斯若武宗仁宗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六月己巳托歡特穆爾即皇帝位于上都詔赦天下 辛未命巴延為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薩敦為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特穆爾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則必負惡名帝

信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河溢闕中水災黃河  
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累朝皇帝先受佛戒  
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  
之囊達寶帝初入戒壇時見瑪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  
問學士道拉實曰此何物曰羊心帝曰曾聞用人心肝  
者有諸曰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喇瑪喇瑪者帝師也  
帝遂命道拉實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

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帝再命問曰  
此羊曾害人乎帝師不能答

此事據輟耕錄修入

前翰林學士

吳澄卒澄答問疊疊使人渙若冰釋四方之士來學者  
不下千數百人稱為草廬先生少暇即著書於易尚書  
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嘗為學  
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  
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  
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



而實不然也文宗以澄年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  
以便奉養是月得疾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  
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秋七月霖雨 八月壬申鞏昌  
徽州山崩 是月立欽察氏達納實哩為皇后后太師  
太平王雅克特穆爾之女也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  
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客龔伯璵者集  
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恐不得令終祖常固請集  
固拒之祖常不悅寧宗崩大臣將立帝用至大故事召

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名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黜帝居江南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璉後坐丞相托克托事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九月甲寅中書省臣言官員遞陞窒礙選法今請自省院臺官外其餘不許遞陞從之庚申詔太師右丞相巴延太傅左丞相薩敦專理國家大事其餘皆不得兼領三職詔

免儒人役 秦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山崩 戊  
辰詔改至順四年為元統元年 中書省臣言凡朝賀  
遇雨請便服行禮從之 丁丑依皇太后行年之所釋  
放罪狀二十七人 戊子封薩敦為榮王唐其勢襲父  
封為太平王 庚申中書省臣言集議武宗英宗明宗  
三朝皇后升祔 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地裂山崩  
令有司賑被災人民 丁丑起棕毛殿 辛亥追謚扎  
勒圖皇帝為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時寢廟未建於

英宗室次權結綵殿以奉安神主 封巴延為秦王賜  
金印 江西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權茶運司 是日秦  
州山崩地裂 乙卯以雅克特穆爾平江所賜田五百頃  
復賜其子騰吉斯 詔秦王右丞相巴延榮王左丞相  
薩敦統百官總庶政 十二月乙丑廣西徭寇湖南陷  
道州千戶郭震戰死徭焚掠而去 壬申遣省臺官分  
理天下囚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者讞之淹滯者  
罪其有司 乙亥為皇太后置徽政院設官屬三百六

十有六員 監察御史多爾濟巴勒上疏陳時政五事其  
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  
皇上宜奮乾綱修刑政疎遠邪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  
災變以為禎祥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勲舊之子端  
謹正直者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  
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  
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振救饑民多爾濟  
巴勒穆呼哩七世孫也 是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

岳柱卒岳柱天資孝友母弟糾珠早卒喪之盡哀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弘廓有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郃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是歲以刑部尚書達里瑪為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行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達里瑪詰其使曰國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偽何為封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為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

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達里瑪高昌人也國制日進御膳例用五羊而帝自即位以來日減一羊以歲計之省羊三百五十有奇起前吏部尚書王克敬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克敬至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徵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

寧乏此耶具論免之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  
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  
政衆莫知所為克敬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  
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  
有差事聞於朝即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  
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  
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  
足之分也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



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著衣皆赤 二月己

未朔詔內外興舉學校 癸亥廣西徭寇邊殺官吏廣

海官已除而未上者罪之 甲申太廟木陛壞遣官告

祭 丁亥太白經天 是月灤河漆河溢永平諸縣水

災 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監積分饒學錢糧

儒人免役悉依累朝舊制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

以充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 癸巳廣西徭  
賊復起殺同知元帥濟勒斯掠庫物遣右丞圖魯默色  
將兵討之 癸卯月食盡 乙巳中書省臣言益都真  
定盜起請選省院官往督捕之仍募能擒獲者倍其賞  
獲三人者與一官從之 壬子廣西慶遠府徭寇全州  
詔平章政事特默齊統兵二萬人擊之 丁巳詔蒙古  
色目犯姦盜詐偽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  
有司 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 夏四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 壬申命騰吉斯為總管高麗女直漢軍

萬戶府達魯噶齊與瑪扎爾岱並為御史大夫 丁丑

太白經天 己卯奉文宗神主祔于太廟躬行告祭之

禮樂用宮懸禮三獻先是御史臺臣言郊廟國之大典

王者必行親祀之禮所以盡尊尊親親之誠宜因升祔

有事于太廟帝從之是日罷夏季時享 壬午帝嘉許

衡輔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為章佩監異

珍庫提點 癸未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官自賣鹽以

革專利之弊 乙酉中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  
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 是月帝如上  
都 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 五月己丑宦者  
博囉特穆爾傳皇后旨取鹽十萬引入中政院 辛卯  
以騰吉斯代薩敦為中書左丞相薩敦仍商量中書省  
事 戊申詔文濟王曼濟鎮大名雲南王阿魯鎮雲南  
是月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令三品  
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勲于王室者得賜功臣

號及謚時寢冗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  
乞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為尚書貧不能自給  
故特賜是謚 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闡文興英毅侯妻  
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 六月戊午淮河漲山陽縣  
滿浦清江等處民畜房舍多漂溺 乙亥騰吉斯辭左  
丞相不拜復命薩敦為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  
行父母喪 癸未復立繕工司造繒帛 乙酉追封雅  
克特穆爾為德王謚忠武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

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七月丁亥戒陰陽人  
毋得於貴戚之家妄言禍福 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  
盃色赤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于離宮之內  
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八月辛未赦天下京師  
地震雞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九月辛  
卯帝至自上都 甲午猺賊陷賀州發河南江浙江西  
湖廣諸軍及八番義從軍命廣西宣慰使都元帥章巴  
延將以擊之 冬十月乙卯朔正内外官朝會儀班次

一依品從 辛酉以侍御史許有壬為參知政事知經筵事 丁卯立湖廣黎兵屯田萬戶府 己卯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詔赦天下免今年民租之半內外官四品以下減一資先是監察御史台哈巴哈率同列上章言孀母不宜加徽稱太后怒欲殺言者台哈巴哈語眾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然其言終不用

也台哈巴哈巴雅烏台氏初名達布紀文宗賜以今名

却天鵝之獻 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言發兩艘船下

番為皇后營利 是月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宋本

卒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

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

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第

一甲為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慎饘粥至

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儼



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歛執紼者近二千人  
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  
人榮之 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 是歲始以稱格  
皇后配享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問太  
常博士逮魯曾曰先朝既以稱格皇后無子不為立主  
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稱格皇后在武  
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為妾今以無子之故不  
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

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  
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可復蹈  
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嫉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  
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為  
帝嚳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嚳皇上為大  
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巴延亦  
是之遂以稱格皇后配享武宗擢魯曾為監察御史  
禁私創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遣使賜虞集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名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賜勲舊侍臣有以書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申命廉訪司察郡縣勸農勤惰達大司農司以憑黜陟 二月甲寅朔革冗官 乙卯

帝將畋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于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檠之變奈宗廟社

稷何遂止 甲戌熒惑逆行入太微 三月壬辰河州  
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駝馬凍死者十九民大饑

庚子御史臺臣言高麗為國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  
往選取勝妾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  
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集  
議其禮 乙巳以中書左丞王結參知政事中官命僧  
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  
左丞相薩敦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穰之結極陳其不可

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  
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  
鄉因著為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  
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  
其得體 封安南世子陳端午為安南國王 夏四月  
癸丑朔詔諸官非節制軍馬者不得佩金虎符 己卯  
詔翰林國史院纂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 庚  
辰禁犯御名 五月戊子帝如上都 遣使者詣曲阜

孔子廟致祭 壬辰命嚴謚法以絕冒濫 甲辰巴延  
請以右丞相讓騰吉斯詔不允命騰吉斯為左丞相  
六月辛酉有司言甘肅撒里畏產金銀請遣官稅之  
癸酉禁服色不得僭上 乙亥罷江淮財賦總管府所  
管杭州平江集慶三處提舉司以其事歸有司 庚辰  
巴延奏左丞相騰吉斯及其弟達喇海謀逆誅之初薩  
敦已死巴延獨秉政騰吉斯忿然曰天下吾家之天下  
巴延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琳達哩

潛蓄異心謀立諸王和爾特穆爾 帝數召達里不至郊  
王薩徹圖發其謀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官闕  
巴延及旺扎勒特穆爾鼎珠庫哩濟蘇等掩捕獲之騰吉  
斯達喇罕並伏誅而其黨北奔達哩所達哩即應以兵  
帝遣使諭之達哩殺使者而率其黨逆戰為綽斯嘉等  
所敗遂奔輝和特穆爾帝命追襲之執達哩等送上都  
輝和特穆爾自殺 先是巴延騰吉斯二家之奴怙勢  
為民害多爾濟巴勒巡歷鄯州悉捕其人寘於法民大悅

及還騰吉斯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答曰多爾濟巴勒知奉法而已他不知也騰吉  
斯從子瑪勒斯為欽察親軍指揮使恣橫不法多爾濟  
巴勒劾奏之瑪勒斯因集無賴子欲加害會騰吉斯被誅  
乃罷是月大霖雨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上言強  
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之人與鬪而  
殺人者例杖一百七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  
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



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  
初騰吉斯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達喇海走  
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已  
延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  
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秋七月壬午巴延鳩殺之於開  
平民舍 壬寅專命巴延為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  
置 乙巳罷雅克特穆爾騰吉斯舉用之人 戊申誅達  
琳達哩等于市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雅克特穆爾嘗有

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  
尋悟其妄有旨傳次於子雅克特穆爾貪利幼弱復立朕  
弟額琳沁巴勒不幸崩殂今丞相巴延追奉遺詔迎朕於  
南既至大都雅克特穆爾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  
巴延等同時翊戴乃正宸極後薩敦達哩騰吉斯相襲  
用事交通宗王輝和特穆爾圖危社稷阿察齊亦嘗與  
謀賴巴延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  
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

公為心親挈大寶俾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  
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  
臣特議加禮巴延為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  
清大慙明飭國憲爰賜達喇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  
賴可赦天下 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  
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  
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  
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

不從 是月廣西徭反命湖廣行省右丞旺扎勒討之

九月庚辰朔車駕駐謁胡嶺丙戌赦 御史臺臣言國

朝初用宦官不過數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  
制裁減冗濫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丙午詔

以烏撒烏蒙之地隸四川行省 是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丁巳流輝和特穆爾達哩及騰吉斯子孫于邊

地 帝既除權奸思更治化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

庫庫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庫庫力

辭不可凡四書五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而言必使辭  
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  
尤喜誦說嘗於經筵力陳商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  
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  
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  
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  
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  
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

他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閒則進告於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虛已以聽特賜濟遜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庫庫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癸亥流

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于廣海旺扎勒特穆爾乃賊臣額  
森特穆爾骨肉之親監察御史以為言故斥之 選省  
院臺宗正通練刑獄之官分行各道與廉訪審決天下  
囚 十一月庚辰勅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  
糧 詔罷科舉初薩哩特穆爾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  
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  
乃論學田租可給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  
損太廟四祭為一呂思誠等劾之而不報薩哩特穆爾

持議益堅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  
爭之巴延怒曰汝風臺臣言薩哩特穆爾耶有壬曰太  
師擢薩哩特穆爾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  
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巴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  
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巴延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  
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算豈盡出於舉子巴延曰舉子  
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起巖馬祖常輩皆  
可任大事即歐陽玄之文章亦宜易及巴延曰科舉雖



罷士之欲求美食者自能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  
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已  
延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  
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  
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選法果相  
妨乎已延心然其言而其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  
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  
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

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甲申太白經天

乙酉巴延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今後無得保舉澀滯  
選法從之 丙戌太白經天 甲午以雅克特穆爾唐其

勢達哩所奪高麗田宅還其王阿喇特納實哩 戊戌

召前知樞密院事富丹實喇巴哈薩爾迪格還京師初  
二人以帝未立謀誅雅克特穆爾為所誣貶故正之 太

史屢言星文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久欲祖述之辛  
丑下詔改元詔略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

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為  
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  
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也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  
十餘事不報好文錄囚河東有李巴拜者殺人而行兇  
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  
其久乎立出之王傳薩圖喇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  
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況因有所  
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為之震肅立

常平倉 是月前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趙世延卒年七十有七謚文忠世延歷事九朝啟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 十二月戊午日赤如赭 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宣昭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 丙子安慶蘄黃地震 丁丑西番賊起遣兵擊之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 是月太白屢經天歲星

晝見 閏月丁亥日赤如赭凡二日 中書平章政事

薩哩特穆爾嘗指斥武宗於是臺臣復劾之而巴延亦

惡其忤己壬寅流之于南安人皆快之尋卒 是歲賜

天下田租之半 詔凡有妻室之僧還俗為民既而復

聽為僧 汴人張楨為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

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

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徒之守城千戶

狗兒妻崔氏為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

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  
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稱其神明 山東盜起  
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山東廉訪使達里瑪以為吏  
貪汙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即  
遣兵擒獲齊魯以安

二年春正月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 是月置都水庸  
田使司于平江 前中書左丞王結卒結立言制行皆  
法古人故相張瑄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

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及卒公卿唁於朝士大夫弔於家曰正人亡矣 二月甲申太白經天 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齋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己丑立穆陵關巡檢司 丁酉追尊帝生母瑪勒迪為貞裕徽聖皇后 三月戊申以阿里哈雅家藏書畫賜巴延 丁巳以累朝御珠衣七寶項牌賜 庚申日赤如赭壬戌復如之 乙丑以薩敦上都居第賜太保昂珠仍勅

有司籍薩敦家財 甲戌復四川鹽井之禁 夏四月

丁丑朔日赤如赭 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

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赭黃等服 戊戌帝如

上都 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 乙卯南陽鄧州

大霖雨自是日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

壬申秦州山崩 六月丁丑禁諸王駙馬從衛服只孫

衣繫絲環 辛卯以汴梁大名諸路 台地土賜巴

延 禮部侍郎呼哩岱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 庚



子涇水溢 秋七月庚申禁隔越中書口傳勅旨冒支  
錢糧 庚午勅賜上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蝗督民捕之人日五斗 八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 詔雲南廣海八番及甘肅四川邊遠官死而不  
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送還鄉去鄉遠者加鈔  
二十錠無親屬者官為瘞之 庚子詔強盜罪皆死盜

牛馬者剽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剽盜羊豕者墨項再犯  
黥三犯剽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省院

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訣著為令 九月庚戌熒惑犯

太微垣 戊辰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丙子熒惑犯左

執法 己亥詔每日右丞相已延太保鼎珠中書平章

政事阿濟喇聚議於內廷平章政事達實哈雅右丞鞏

色勒參知政事納琳許有壬等聚議於中書 十一月

壬子武宗英宗明宗三朝皇后升祔入廟命官致祭

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呼喇布哈於西番為僧

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

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 陝西行  
臺監察御史贍思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  
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  
網時已延等變亂成憲帝方虛己以聽贍思所言皆一  
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  
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為不道贍  
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  
其私人 是歲江浙旱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饑

休寧處士陳櫟卒年八十三延祐初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試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凡江東人來受業者盡遣而歸櫟世稱為定宇先生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人以為知言

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

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偽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構  
扎勒江西行省左丞斯迪討之 辛亥升祔額琳沁巴勒

皇帝于太廟謚曰冲聖嗣孝廟號寧宗 豫王阿喇特  
納實里買池州銅陵產銀地一所請用私財煅煉輸納  
官課從之 丁巳日有交暈左右珥上有白虹貫之

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監察御史綢迪宋紹明  
進諫帝嘉納之賜金幣綢迪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  
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人名閨兒好使  
棒棒長六七尺進退技擊如神故稱棒胡至是以燒香  
惑衆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屯營于杏  
岡命河南行省左丞慶通領兵討之 丙子立船戶提

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  
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甲申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己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勅并紫金  
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

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御史許有壬  
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  
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 辛卯發鈔四十萬錠賑江  
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  
採 廣西徭賊復反命湖廣行省平章諾海江西行省  
平章圖爾默色哈雅總兵捕之 庚子中書參知政事  
納琳等請立採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舉司泰定間以  
其煩擾罷去至是復立之且以蛋戶四萬賜巴延 三

月戊午立鴻吉哩氏巴延呼圖為皇后因雨輟賀后武宗宣慈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博囉特穆爾之女也

是月天雨線 夏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 甲戌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壬寅沒于貫索 己卯帝如上都 辛卯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己亥惠州歸善縣民聶秀鄉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為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命江西行省左丞竇迪捕之 是月詔省



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  
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月辛  
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庚  
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  
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當烏巴勒立行宣政院以  
額森特穆爾為院使往討之 壬戌命四川行省參政  
翥里等捕反賊韓法師 丁卯彗見於東北大如天船

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凡六十  
三日自昴至房凡歷十五宿 六月戊寅贈丞相安圖  
推忠佐運開國元勳東平忠憲王於所封城內建立祠  
廟官為致祭 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止御河  
黃河沁河渾河水皆溢没人畜廬舍甚衆 戊子加封  
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為真君 壬辰彰德府  
大水平地深一丈 是月至七月太白屢經天 秋七  
月癸卯帝出獵丙午幸實喇鄂爾多丁未幸龍岡洒馬

乳以祭 庚戌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  
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魚鷹羣飛啄  
食之 庚申詔除人命重事之外凡盜賊諸罪不須候  
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決之 是月構扎勒斯迪擒朱  
光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明 衛輝府自六月淫雨至  
是月平地水深二丈餘漂沒人民房舍民皆棲於樹木  
郡守僧嘉努以舟載飯食之移老弱居城頭日給糧餉  
月餘水方退 八月辛巳京畿盜起壬午京師地大震

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皆壞壓損儀物文宗神主及御  
牀盡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壓損祭器自是累震至丁  
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癸未日有交暈左右珥白虹  
貫之 河南地震 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仍令乘馬  
戊子漢人鎮遏生番處亦開軍器之禁 是月帝至  
自上都 九月己酉立皮貨所于寧夏設提領使副主  
之立四川湖廣江浙行樞密院 文宗新主玉冊及  
一切神御之物修造已成詔依典禮祭告 冬十月癸

酉日赤如赭 乙亥命江浙行省丞相綽斯嘉提調海  
運國用所倚海運為重綽斯嘉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  
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 是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謙受業金履祥盡得其所傳之奧屏跡東陽八華山四  
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討論講貫終日不倦獨不教人  
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平生制行甚嚴  
有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  
而所以應世者則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垂

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金履祥沒其學猶未顯至謙而其道大著云十一月丙午立屯田于雄州是月太白屢經天十二月以瑪扎爾岱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瑪扎爾岱巴延弟也時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詔賜孝

子靳曷碑曷絳州曲沃人兄榮為奎章閣承制學士奉  
母王氏官于朝母沒曷與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  
流水驟至曷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曷不忍舍去遂為水  
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曷尸於五里外故特  
賜碑以旌之 徵西域僧嘉喇瑪至京師號灌頂國師  
賜玉印 除贍思僉浙西廉訪司事至即按問都轉運  
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由是郡縣無敢  
為貪墨者又以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

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  
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  
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 詔知嶺北行樞密  
院事秦慶孫襲國王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睦鄰之功  
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為極恩  
云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七十一